

外国文学大系

我弥留之际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6840.00 元(全 684 册)

人物表

安斯·本德仑	农民
艾迪·本德仑	其妻
卡什·本德仑	长子
达尔(达雷尔)·本德仑	次子
朱厄尔·本德仑	三子
杜威·德尔·本德仑	其女
瓦达曼·本德仑	幼子
弗农·塔尔	农民, 本德仑的乡邻
科拉·塔尔	其妻
凯特·塔尔	其女
尤拉·塔尔	其女
莱夫	乡邻, 青年农民, 杜威·德尔的男友
皮保迪	医生
朗·奎克	乡邻
小朗·奎克	其子 阿姆斯特 乡邻
卢拉·阿姆斯特	其妻
惠特菲尔德	牧师
比利·凡纳	乡邻, 店主兼兽医
乔迪	其子
休斯顿	乡邻
利特尔江	乡邻
萨姆森	店主
雷切尔·萨姆森	其妻
斯图尔特·麦卡勒姆	农民
尤斯塔斯·格里姆	斯诺普斯的帮工, 这个斯诺普斯是贩野马的弗莱姆。斯诺普斯的 侄子
莫斯利	在莫特森镇上开了家药房的药剂师
艾伯特	药房伙计
警察局长	莫特森镇的警察局长
吉利斯皮	农民, 住在杰弗生郊外的大路旁
麦克·吉利斯皮	其子
斯基特·麦高恩	杰弗生镇上一家药房的伙计
乔迪	同一药房的小伙计
鸭子模样的女人	新的本德仑太太<

达 尔

朱厄尔和我从地里走出来，在小路上走成单行。虽然我在他前面十五英尺，但是不管谁从棉花房里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朱厄尔那顶破旧的草帽比我那顶足足高出一个脑袋。

小路笔直，像根铅垂线，被人的脚踩得光溜溜的，让七月的太阳一烤，硬得像砖。小路夹在一行行碧绿的中耕过的棉花当中，一直通到棉花地当中的棉花房，在那儿拐弯，以四个柔和的直角绕棉花房一周，又继续穿过棉花地，那也是脚踩出来的，很直，但是一点点看不清了。

棉花房是用粗圆木盖成的，木头之间的填料早已脱落。这是座方方正正的房屋，破烂的屋顶呈单斜面，在阳光底下歪歪扭扭地蹲着；空荡荡的，反照出阳光，一副颓败不堪的样子，相对的两面墙上各有一扇宽大的窗子对着小路。当我们走到房子跟前时，我拐弯顺着小路绕过房子，而在我十五英尺后面的朱厄尔却目不斜视，一抬腿就跨进窗口。他仍然直视前方，灰白的眼睛像木头似的镶嵌在那张木然的脸上，他才走了四步就跨过房间的地板，姿势发僵像雪茄烟店门口的木制印第安人。他穿着打补钉的工裤，大腿以下倒是挺灵活的，他又一步跨过对面的窗子，重新来到小路上，这时候我刚从拐角绕过来。我们又排成单行，两人相距五英尺。现在是朱厄尔走在前面。我们顺着小路朝断崖底下走去。

塔尔的大车停在泉边，拴在栅栏上，缰绳绕在座位支柱上。大车里放着两把椅子。朱厄尔在泉边停下，从柳树枝头取下水瓢舀水喝。我越过他登上小路，开始听见卡什锯木头的声音。

等我来到小山顶上时他已经不锯了。他站在碎木屑堆里，正把两块木板对拼起来。给两边的阴影一衬，木板金黄金黄的，真像柔软的黄金，木板两侧有铧子刃平滑的波状印痕：真是个好木匠，卡什这小伙子。他把两块木板靠在锯架上，把它们边对边拼成挺讲究的木盒的一个角。他跪下来眯起眼睛瞄瞄木板的边，然后把它们放下，拿起铧子。真是个好木匠。艾迪·本德仑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木匠和一副更称心的寿材了。这可以给她带来自信，带来安逸。我继续朝屋子走去，背后是铧子的操作声：

哧克 哧克 哧克

这是盖在棉花地当中临时堆放棉花的小屋。

艾迪 (Addie) 一般不用作女人名字，应系阿黛尔、阿德莱德或艾德琳的简称。

科 拉

因此我省下鸡蛋，昨天烤了些蛋糕。蛋糕烤得还蛮像样呢。我们养的鸡真帮忙。它们是生蛋的好手，虽然在闹负鼠和别的灾害之后我们已经所剩不多了。还闹蛇呢，夏天就闹。蛇糟践起鸡窝来比什么都快。因此，在养鸡的成本大大超过了塔尔先生的设想之后，在我向他担保鸡蛋的产量肯定会把费用弥补回来之后，我就得格外上心了，因为是我作了最后保证之后我们才决定养的。我们本来也可以养便宜些的品种，可是那回劳温顿小姐劝我买好品种时我已经答应她了，塔尔先生自己也承认从长远来说养优良品种的牛和猪还是划得来的。因此在我们失去了那么多只鸡之后我们自己就舍不得吃蛋了，因为我不能让塔尔先生来责怪我，要知道是我作了保证之后我们才养鸡的呀。因此当劳温顿小姐跟我提起蛋糕的事之后，我想对了，我可以烤蛋糕嘛，每回赚的钱加在整群鸡的净值里就相当于两只鸡了。而且每回可以少放一个鸡蛋，这样一来连鸡蛋本身也不值几个钱了。那个星期母鸡蛋下得真多，我不单留出了准备卖的蛋，留出了烤蛋糕的蛋，而且剩下的蛋连买面粉、糖和柴禾的钱都够了。因此昨天我就烤蛋糕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上过心呢。蛋糕烤出来一看还蛮像样。可是今天早上我们进城劳温顿小姐告诉我说那位太太又变卦了，她最后又不想举办晚会了。

“不管怎么说她也应该把订的蛋糕买走的，”凯特说。

“唉，”我说，“我想事到如今，这些蛋糕对她来说也没用了。”

“那她也应该把蛋糕买下来的，”凯特说。“这些城里的阔太太主意变得真快。穷人可没法跟她们学。”

在上帝面前财富算不了什么，因为他能够看透人心。“没准星期六我可以拿到集上去卖掉，”我说。蛋糕烤得还真不错呢。

“你一个蛋糕连两块钱都收不回来，”凯特说。

“唉，反正我也没花什么本钱，”我说。鸡蛋是我省下来的，糖和面粉是我用一打鸡蛋换来的。这些蛋糕倒没让我花一个子儿，塔尔先生也明白，我省下来的蛋已经超过了我们打算要卖掉的，因此这些蛋就跟捡来或是别人白给的一样。

“既然她事先等于跟你说好了，那她就该把那些蛋糕买下来，”凯特说。上帝可以看透人心，如果那是他的旨意：某些人对诚实的看法可以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更不应该由我来对他的旨意表示怀疑了。

“我看，她本来就不需要什么蛋糕，”我说。这些蛋糕烤出来一看还真不错呢。

尽管天那么热，被子却一直拉到她下巴那儿，露在外面的只有她的两只手和一张脸：她上半身靠在枕头上，头支得高高的让她可以望见窗外，每回他用铤子或是锯子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就算我们耳朵聋了，单看她的脸我们也能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动作。她的脸瘦得只剩皮包骨，显露出一根根白色的棱条。她的眼睛像两支蜡烛，那种烛泪可以滴落进铁烛台槽孔里的蜡烛。可是永恒、永生的解救和神恩却还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

“蛋糕烤得还真不错，”我说。“可是远不如艾迪以前烤的那么好。”

福克纳在他另一部作品《村子》的初稿里也提到这位劳温顿小姐，说她是个到农村向大众示范宣讲农业技术的“县示讲员”。

你从那只枕头套就可以看得出那个姑娘的洗、熨衣服的本事怎样了，那还能叫活儿吗。也许这正好反映出她对闺女的盲目信任，躺在那儿听任四个男人和一个野里野气的姑娘来摆布和服侍。“这一带没有一个女人烘烤东西能比得上艾迪·本德仑，”我说。“只要她能起床再做蛋糕，我们做的连一个也卖不出去。”在被子底下她整个人还没有一根棍子粗，完全是凭了玉米衣床垫的窸窣声我们才知道她还在呼吸。连她脸颊上的头发也一动不动，即使是她那个闺女站在她的身旁用一把扇子给她扇风。我们看她的时候，那姑娘把扇子换到另外一只手里，扇扇的动作却没有停下过。

“她睡着了吗？”凯特悄声问道。

“她是在瞅窗外的卡什呢，”姑娘说。我们能听见锯木板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有人在打鼾。尤拉转过身朝窗外看去。她的项链给那顶红帽子一衬显得非常漂亮。你不会想到它只值两毛五分钱的。

“她应该把那些蛋糕买下来，”凯特说。

这笔钱本来可以让我派大用场的。不过老实说这些蛋糕没让我花多少钱，就只在烘烤上面费了点工。我可以跟他说每个人都免不了会出点纵漏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纰漏而又不受损失的，我可以这么跟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了纸漏而又能把它们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去的，我还可以跟他说：

有人穿过门厅走进来。那是达尔。他经过房门时并没有朝里面看。尤拉看他走过，看他走到后面去消失不见。她的手举起来轻轻地摸摸她的珠子，又摁摁自己的头发。当她发现我在瞅她时，她的眼睛变得毫无表情。

达 尔

爹和弗农坐在后廊上。爹正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嘴唇往外拉，把鼻烟盒盖子里的鼻烟往下嘴唇里倒。我穿过后廊把水瓢伸到水桶里舀水喝，他们扭过头来看我。

“朱厄尔在哪儿？”爹说。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发现水在杉木水桶里放上一会儿要好喝得多。凉凉的，却又有一点儿暖意，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就像七月天杉树林里的热风。至少要在桶里放六个小时，而且得用水瓢喝。用金属容器喝水绝对要不得。

到了晚上水就更好喝了。我总是躺在门厅的地铺上，听到大家全都睡着了，再爬起来回到水桶边去。一切都是黑黝黝的，搁板黑黝黝的，静止的水面是一个空空的圆洞，在我没有用勺子把它搅醒时，没准还能看见桶里有一两颗星星，而水没下肚的时候，没准勺子里也会有一两颗星星。后来我长大些了，长了些岁数。那时候我总等着，等他们全都睡着了，我就可以让衬衫下摆朝上翻地躺着，我听见他们全都睡着了，我没有抚触自己却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凉爽的寂静吹拂着我的下部，心里一边在琢磨躺在那头黑暗里的卡什是不是也在这样做，也许在我想这样做能这样做的前两年他已经在这样做了。

爹的脚外八字得很厉害。他的脚趾痉挛、扭歪、变形，两只小脚趾根本长不出指甲来，这都是因为小时候穿了家制的粗皮鞋在湿地里干活儿太重的关系。他那双粗皮靴搁在椅子旁，看上去像是用钝斧从生铁块里砍出来的。弗农进过城了。我从未见过他穿工作服进城。都是他太太的关系，大伙儿说。她以前也在学堂里教过书。

我把勺子里的剩水泼在地上，用袖子擦擦嘴。明天天亮之前会下雨。没准儿不到天黑就要下。“到谷仓去了，”我说。“正在给马套马具呢。”

在那儿鼓捣那匹马。他还会走出谷仓，到牧场上去。那匹马还会走失不见，它准是藏在松树苗圃林里，在阴凉的地方躲着。朱厄尔便吹口哨，只吹一下，声音很尖。马儿打了个响鼻，这时候朱厄尔看见它了，在蓝幽幽的阴影里亮晃晃地闪了一下。朱厄尔又吹一声口哨；马儿从斜坡上冲下来，腿脚僵僵的，耳朵竖起在轻轻抖动，两只不对称的眼睛滴溜溜转着，在离开二十英尺处突然煞住，侧身站着，扭过头来瞅瞅朱厄尔，一副小猫般顽皮而又机警的模样。

“上这儿来呀，老兄，”朱厄尔说，它动了。迅如风雷，以致身上的毛团聚成一簇一簇，鬃毛像许多个火舌在飞舞。那匹马鬃毛、尾巴翻腾挥动，眼珠转滚，在作了一次短短的腾跃式的冲刺之后猛地停了下来，四条腿并拢，打量着朱厄尔。朱厄尔稳步朝它走去，两只手垂放在两侧。要不是多出了朱厄尔的两条腿，他们真像是太阳底下一座充满野气的雕塑了。

就在朱厄尔快要碰到它时，那匹马用后腿直立起来，扑向朱厄尔。接下去朱厄尔就被包围在马蹄组成的晃眼的迷阵里，这迷阵仿佛用幻觉中的羽翼组成；他在马蹄当中和后仰的马胸脯底下像条闪光、灵活的蛇那样地扭动。就在马蹄眼看要踩到他双臂那一瞬间，他让自己整个身体平躺着腾空而起，像蛇一样灵活地一甩一扭，抓住马的鼻孔然后又跌回到地上。接下去双方僵

指朱厄尔。

持不动，激烈地对峙着，那匹马用僵直、颤抖的腿脚支撑着，头部低垂，朝后挣脱；朱厄尔用脚跟抵着地，一只手挡住马的鼻息，另一只手急促地一下下地抚拍马的脖颈，同时用脏话恶狠狠地咒骂那匹马。

他们激烈地僵持不下，时间似乎为之停止流动，那匹马颤抖着，呻吟着。接着朱厄尔翻上了马背。他像抽动的鞭子一样弓身一跃飞上了马背，身子在半空中便摆好骑马的姿势。那匹马又开腿低垂了头站停片刻，马上又接着扑腾起来。他们用一连串足以颠散骨架的蹦跳跑下小山，朱厄尔像水蛭似的紧紧贴在马肩隆上，马儿跑到围栏跟前又急急地煞住脚步。

“行了，”朱厄尔说，“你闹够了就给我老实一会儿。”

一进谷仓，还不等马儿停下朱厄尔就滑下地面跑在马儿的身边。马走进厩房，朱厄尔跟在后面。马连头也不回便向他踢来，一只蹄子蹬在墙上发出了开枪般的声音。朱厄尔朝它肚子踢了一脚；马龇牙咧嘴把头扭过来，朱厄尔挥拳朝它脸上打去，乘势登上马槽，站在上面。他攀住放干草的棚架，低下头来朝厩顶和门口望去。小路空荡荡的；在这里他甚至都听不见卡什的锯木声。他站直身子，急匆匆地扯了一大抱干草，把它塞在马槽里。

“吃吧，”他说。“趁你能吃赶紧把这些东西消灭了吧，你这满肚子草的畜生。你这招人疼爱的王八蛋，”他说。

朱厄尔

全都是因为他呆在外面，紧挨在窗口底下，又是敲又是锯，做那口破棺材。就在她肯定能看见他的地方。就在她每吸进一口气也把他敲和锯的声音一起吸进去的地方，在她可以看见他说“瞧呀”的地方。瞧呀，我给你做的是多好的一副寿材啊。我告诉过他叫他上别处去做。我说好上帝难道你愿意看见她躺在里面吗。这就跟他还是个小小孩那会儿一样，她说要是她有一些肥料她就要试着种点花儿，于是他就拿了只烤面包的平底锅到马棚去装了满满一锅马粪回来。

这会儿其他的人都坐在那儿，像秃鹰似的。一边等，一边给自己扇扇子。因为我说过你能不能别那么老是锯老是钉直到别人连觉都睡不着而她那两只手摊在被子上就像两条从土里挖出来的根想洗一洗可你们怎么也没法把它们洗干净。我现在可以看见那把扇子还有杜威·德尔的胳膊。我早就说过你们还是让她安静一会儿吧。又是锯又是敲，老让空气在她脸上快地流动她那么累根本没办法把空气吸进去，还有那该死的锛子老是还差一家伙。还差一家伙。还差一家伙使得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不得不停下来看看那口棺材还说他是一个多么高明的木匠。要是从那个教堂上摔下来的不是卡什而偏偏是我那该多好还有要是让那车木头掉下来压趴下的不是爹而偏偏是我那该多好，那样就不至于让县里的每一个浑蛋都进来瞪大了眼看她了因为如果世界上有上帝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就让我和她两人在一座高山坡上我来推动石块让它们滚下山去砸他们的脸，捡起石子来往山下扔砸他们的脸他们的牙齿和所有别的部位天哪一直到她感到清静为止也没有那个该死的锛子老是差那么一家伙。差那么一家伙那样我们就可以耳根清静了。

达 尔

我们看着他绕过屋角登上台阶。他没有看我们。“你们准备好啦？”他说。

“就等你把牲口套上了，”我说。我又说：“等一等，”他停住脚步，望着爹。弗农吐了口痰，人一动也不动。他一丝不苟异常精确地把痰吐在廊子底下有一个个小坑的尘土里。爹的两只手在膝盖上慢腾腾地来回蹭着。他的目光越过断崖的顶尖，越过了田野。朱厄尔瞧了他一会儿，走到桶边去又喝了一些水。

“我跟任何人一样不喜欢犹豫不决，”爹说。

“能拿到三块钱呢，”我说。爹背部隆起的地方衬衫颜色比别的地方淡得多。他衬衫上没有汗渍。我从未见过他衬衫上有汗渍。他二十二岁时有一次在烈日下干活犯了病，他老跟别人说要是他出汗他准会死的。我寻思连他自己也相信这样的说法是真的了。

“不过要是她支持不到你们回来，”他说。“她会感到失望的。”

弗农又朝尘土里吐了口痰。不过反正明天天亮前会下雨的。

“她牵挂着这件事呢，”爹说。“她巴不得立刻就办。我知道她的脾性。我答应她把拉大车的牲口准备好等着，她一直牵挂着呢。”

“那我们就更得拿到那三块钱不可了，”我说。爹的眼光越过田野，两只手在膝盖上蹭着。自从他牙齿掉了之后他一吸鼻烟嘴巴就不断慢慢往里瘪陷。胡子茬使他下半个脸看上去像只老狗。“你最好快点拿定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在天黑之前赶到那儿装一车货了，”我说。

“妈还没病得这么厉害呢，”朱厄尔说。“别说了，达尔。”

“这话不假，”弗农说。“她一个星期以来就数今天精神最好。等你和朱厄尔回来她都可以坐起来了。”

“你倒很清楚嘛，”朱厄尔说，“你老来看她，来得也真够多的，你和你一家子。”弗农瞪眼看着他。朱厄尔的眼睛在他那张充血的脸上像是白森森的木头。他比我们所有这些都高出一个头，他一直比我们高。我跟大家说过，就因为这个他挨妈的打和疼爱比谁都多。因为他又瘦又弱的老在屋子周围转悠。这也是妈给他起名叫朱厄尔的原因，我告诉过大家。

“别说了，朱厄尔，”爹说，不过好像他也没怎么听别人说话。他眼睛望着田野远处，双手在膝盖上蹭着。

“要是她等不及我们，”我说，“你可以失措弗农的牲口用一下，我们会赶上来的。”

“唉，废话你就别说了，”朱厄尔说。

“她就是想用我们自己的车走呢，”爹说。他搓磨着自己的膝盖。“再没有比这更让人烦心的了。”

“躺在那儿，看着卡什钉那口该死的……”朱厄尔说。他的语气硬邦邦、恶狠狠的，可是并没有把那两个字说出来。就像一个在黑暗里的小男孩，原想显露一下自己的勇气，结果却被自己的叫喊吓住，反而不敢吭声了。

“她自己要那样做的，就跟她非要用自己家的大车走一样，”爹说。

朱厄尔 (Jewe1) 这个词的意思是“珍宝”。

“知道是自己人打的好寿材，躺在里面心里也踏实，自己家里的东西嘛。她一向是个爱用自己家东西的女人。你们是很清楚的。”

“那就让自己人打吧，”朱厄尔说。“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他盯着看爹的后脑勺，两只眼睛像白森森的木头眼睛。

“没问题，”弗农说，“她能支持到你们把事情办完的。她能支持到一切准备就绪，直到她的大限来临。再说现在路很好走，要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可以把她送到城里去的。”

“看来天要下雨，”爹说，“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我运气一向不好。”他的手在膝盖上搓擦。“都怪那个讨厌的大夫，说不准他什么时候来，我很晚了才让人捎话叫他来。要是他明天才来告诉她大限到了，那她是不愿等的。我了解她。不管大车在还是不在她都是不愿意等的。不过那样一来她会感到很别扭，我宁愿付出大的代价也不想让她感到别扭。她娘家的墓地在杰弗生，她的亲人都躺在那儿等她，她会感到不耐烦的。我亲口答应过她，我和孩子们一定用骡子能跑的最快速度送她去那儿，好让她静静地安息。”他又在膝盖上蹭手。“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心烦的了。”

“好像是谁都火急火燎的要把她送到那儿去，”朱厄尔用他那刺耳的、粗声粗气的嗓音说。“卡什整天在她的窗子底下，又是敲又是锯，在做那只——”

“那也是她的意思嘛，”爹说，“你对她一点都不关心，没有一点儿感情。你一向没有。我们不愿欠任何人的情分，”他说，“我和你娘都这样。我们一向不愿意欠谁的情分，她知道了这一点，知道是她的亲骨肉在锯木板钉钉子只会安息得更好些。她一直是个把自己的事料理得一清二楚的人。”

“拉一车货能挣三块钱呢，”我说。“你到底要不要我们拉？”爹又在搓他的膝盖了。“我们明天太阳下山的时候就能回来。”

“这个……”爹说。他朝田野远处望去，头发蓬乱，慢吞吞地嚼动着嘴皮子里的鼻烟。

“快说呀，”朱厄尔说。他走下台阶。弗农干净利落地往尘土里吐了口痰。“那就太阳下山时候一定回来，”爹说。“我不愿让她多等。”

朱厄尔扭过头来瞥了一眼，接着他往前走绕过了屋角。我走进门厅，还没进房门就听到了敲打声。我们的房屋顺着山势稍稍往下倾斜，所以总有一股微风穿过门厅斜斜地往上吹。掉在前门附近的一根羽毛会浮起来挨着天花板斜着往后飘，直到给卷进后门口那股往下走的气流。声音也是这样。你一走进门厅，就仿佛听见有人在你头顶上空说话。

科 拉

这真是我见到过的最感人的事了。好像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母亲了，好像安斯·本德仑正在把他从母亲临终的床前赶走，使他今生今世再也看不见她似的。我总是说达尔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总是说他们是他们当中唯一性情像母亲的人，只有他多少有点人的感情。那个朱厄尔可不是这样，虽然她怀朱厄尔的时候最最辛苦，对他最最溺爱最最宝贝，可是他不是发脾气就是生闷气，还想出各种恶作剧来耍弄母亲，到后来连我也看不下去，不得不经常给他一些钉子碰碰。朱厄尔是绝对不会来和母亲告别的。他是绝对不会因为要和母亲吻别而丧失赚三块钱外快的机会的。他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德仑呢，不爱任何人，不关心任何事，除了挖空心思盘算怎样花最小的力气得到一件东西。塔尔先生说达尔求他们再等一会儿。他说达尔几乎要跪下来求他们别在母亲这种情况的时候逼自己离开她。可是怎么说也不行，安斯和朱厄尔非要赚那三块钱不可。但凡知道安斯的人都不指望他能有不同的想法，可是想想那个孩子嘛，那个朱厄尔，他把母亲这么些年来的自我牺牲和不加掩饰的偏爱全都出卖了——他们可骗不了我：塔尔先生说本德仑太太最不喜欢朱厄尔，可是我知道得更清楚。我知道她是偏爱他的，偏爱他身上的那种品质，正是这同一种品质使她容忍了安斯·本德仑，按照塔尔先生的说法她本该把安斯·本德仑毒死的——为了三块钱，朱厄尔居然放弃在母亲临终时与她吻别的权利。

唉，三个星期以来我一得空就上这边来，甚至不该来的时候也来，把我的家和事情都撂在了一边，一心想让她临终时可以有个人在身边，不至于面临大限时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看着她支持她。这倒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轮到我自己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有人来照顾我的。可是上帝保佑看着我的一定得是我自己家里人的脸，我的亲骨肉的脸，因为在这点上我比大多数人都有福气。我的丈夫和几个孩子都爱我，虽然他们有时候也挺磨人的。

她是个孤独的女人，孤独地怀着傲气活着，还在人前装出日子过得很美满的样子，掩盖着他们全都折磨她的真情。你想嘛，她在棺材里身子还没有变冷，他们就要把她装上大车拉到四十英里之外去埋了，这样做完全是蔑视上帝的旨意。他们居然还不让她和本德仑家的人葬在一起。

“不过那倒是她自己要去的，”塔尔先生说。“和娘家亲人葬在一起是她自己的意思。”

“那她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我说。“他们谁也不会拦她的，连那个小儿子也不会，他现在也马上要长大了，又会变得像另外几个一样自私自利、没有感情了。”

“那是她自己的意思，”塔尔先生说。“‘我听安斯说的。’”

“当然了，你是相信安斯的，”我说。“只有你这种男人才会相信他。不过可别指望我也信。”

“有些事儿就算他不说也不可能占到我什么便宜，逢到这种时候我还是相信他的，”塔尔先生说。

“别指望我也信，”我说。“既然是女人，就该死活都和丈夫、孩子守在一起，这是女人的本分。难道你希望我临死时回亚拉巴马州去，把你和丫

头们擱在这儿吗？难道我不是发过誓要和你有福同享有难共当，至死不渝的吗？”

“唉，人跟人不一样，”他说。

事情本来也就是这样。我一直按上帝和正常人的标准，堂堂正正地做人，为了我信奉基督教的丈夫的荣誉和安康，也为了我信奉基督教的爱和自尊。这样，在我躺下来自知责任已尽酬谢在望时，环绕我的将是一些充满爱意的脸，我可以把每一个亲人的告别的吻加到我的酬谢里去，而不至于像艾迪·本德仑那样，在孤独中死去，把骄傲与哀伤包藏得严严的。我会欢欢喜喜地去见上帝。像她那样，躺在那里把头支起来看着卡什打棺材，好像不这样他就会偷工减料似的，而那帮男人呢，旁的事全不操心，只惦念着赶紧再赚上三块钱，免得下雨涨水过不了河。要是他们没决定再会拉一车货，很可能他们会用被子一裹，把她扔进大车先运过河，然后让她在那边等死，他们这样对待她还能算是合乎基督教的礼仪吗？

只有达尔跟他们不一样。这真是我所见过最最感人的事了。有时候我会对人性暂时失去信心。我会让怀疑打倒。可是上帝总是重新恢复我的信心，向我显示他对生民有着无穷无尽的爱。朱厄尔可不是这样，虽然他一直受到她的疼爱。他只想挣那三块钱外快。只有达尔才跟他们不一样，虽然人们都说他脾气古怪，懒惰，成天东游西逛比安斯强不了多少，卡什嘛，倒是个好木匠，总是在修这盖那忙都忙不过来，朱厄尔呢，总在干什么事儿或是给自己捞钱或是惹得别人说闲话。还有那个几乎是光着身子的姑娘，老站在艾迪身边扇扇子，每逢有人想和艾迪说说话儿让她高兴高兴，这姑娘总是抢着替她回答，倒像是存心不让别人挨近她似的。

达尔跟他们不一样。他来到门口站在那儿，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母亲。他只不过是看着她，可是我却重新体会到了主的无穷无尽的爱和他的怜悯。我明白了艾迪对朱厄尔的感情是装出来的，只有跟达尔之间才存在着理解和真正的爱。他仅仅是看着她，甚至都没有走进房间，免得她见到自己难受，他知道安斯正催他快走，这是最后一次看她了。他什么话也没说，仅仅是看着她。

“你要什么，达尔？”杜威·德尔说，手里的扇子没有停，语气急促，连他也不让靠近。他没有回答。他仅仅是站在那里看着只剩一口气的母亲，他心里的话太多了。

指基督徒在婚礼上面对牧师所作的誓言：“愿与XXX结为夫妻，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有病，都将永远安慰他，照顾他，至死不渝。”

杜威·德尔

那还是头一回我和莱夫一起并排摘棉花的事儿。爹不可以出汗因为他有病怕送了命，因此大伙儿都来帮我们家干活。朱厄尔是啥都不管的，他跟我们不亲，所以不操心，再说他也不喜欢操心。卡什只知道把一个个漫长、燥热、愁闷、发黄的白天全都用在锯木头钉东西上面。爹认为乡邻之间就应该这样互相帮忙，他一直忙于让别人来帮他干活所以他是发现不了的。我也不认为达尔会发现，他人坐在晚餐桌前，眼睛却越过了饭菜和灯，只看见自己脑袋里在挖掘的地和更远处的那些窟窿。

我们并排摘棉花，离树林和隐秘的树荫深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挎着我的棉花口袋莱夫挎着他的，一直往隐秘的树荫深处摘过去。口袋只有一半满的时候我问过自己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对自己说要是摘到树林那儿我口袋满了那就由不得我了。我说如果老天爷认为我不该干这件事，那么口袋就不会满，我就要转到另一行去摘，不过要是口袋满了，那我也没有办法。那就是说反正我迟早得这么干我自己是作不了主的。我们朝那片隐秘的树荫一路摘过去，两人的眼睛老是碰在一起瞅瞅他的手又瞅瞅我的手，我啥也没说。我说“你干吗？”他说“我摘了的都搁在你的口袋里。”因此等我们来到地头我的口袋也满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因此，这件事是不能怪我的。后来就那样了，再后来我见到达尔，原来他已经知道了。他没有开口，但是他说他已经知道了，就像他没有开口，却告诉了我娘快不行了一样，我明白他已经知道了，因为要是他开口说他知道，我是不会相信他在场看见我们的。可是他说他已经知道了我就说：“你打算告诉爹打算杀死他吗？”我没有开口但是跟他说了，他就说“何必呢？”也没有开口。因此，我是可以心中豁亮也可以恨得牙痒痒地和他交谈的，因为他肚子里是一清二楚的。

他站在门口，看着娘。

“你要干吗？”我说。

“她快不行了，”他说。这时老兀鹰塔尔正走过来瞧她死了没有，不过我可以哄骗他们的。

“她什么时候会死？”我说。

“我们回来之前，”他说。

“那你为什么把朱厄尔带走？”我说。

“我要让他帮我装车，”他说。

本德仑家的乡邻，为一青年农民。

这里和下面的“说”也都是不开口的。

塔 尔

安斯老是不断地揉搓他的膝盖。他的工裤褪了色；一个膝盖上打的哗叽补钉是从星期天穿的好裤子上剪下来的，已经磨得像铁板一样光滑了。“再没有人比我更讨厌这件事了，”他说。

“人应该有点远虑，”我说。“不过，不管情况怎样，任何一种做法都不会有什么害处。”

“按她的心意是现在就该动身的，”他说。“就算再顺利杰弗生也是够远的。”

“不过现在路很好，”我说。再说，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雨。还有，他自己的亲人都是葬在纽霍普的，离这儿还不到三英里。不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娶的女人生的地方连骑马也要足足走上一天，而她又偏偏死在他的前头。

他朝田野远处看去，一边揉搓他的膝盖。“再没有人比我更感到糟心的了，”他说。

“他们能赶回来的，时间有的是，”我说。“要是我，我是一点也不担心的。”

“那是三块钱的一笔买卖呢，”他说。

“说不定根本没必要让他们匆匆忙忙赶回来，根本没必要，”我说。“我希望没有必要。”

“她快去了，”他说。“她已经拿定主意了。”

实话实说，对于女人来说，我们这种生活是很苦的。至少对某些女人来说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妈足足活了七十多岁。每天都干活，雨天也好晴天也好；自打生了最后一个小子之后就躺下来生过一天病，直到有一天她挺古怪地朝四周瞧了瞧，又特地去把她那件在箱底压了四十五年的镶花边的睡袍拿出来，穿在身上。她躺到床上拉好罩单又闭上了眼睛。“你们大家要尽心照顾好爹哟，”她说。“我可累了。”

安斯在膝盖上蹭他那两只手。“赏赐的是耶和华，”他说。我们可以听见卡什在屋角那边敲打、拉锯的声音。

这话不假。人说的话里没有比这一句更加正确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我说。

那个小儿子走上山坡。他提着一条几乎跟他一般高的鱼。他把鱼扔到地上，哼了一声，又像大男人那样扭过头去啐了一口痰。那条鱼简直跟他一般高。

“那是什么？”我说。“是口猪吗？你打哪儿弄来的？”

“从桥那边，”他说。他把鱼翻了过来，底下湿的地方已经沾满了土，眼睛上也蒙了土，它在尘土里弯起了身子。

“你就打算让它躺在这儿吗？”安斯说。

字面的意思为：新希望。

这是新教徒自我譬解与安慰死者亲人常说的。没有说出来的下半句是“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典出《圣经·约伯记》。约伯得知他的佣仆、牲畜和儿女都被毁时，他“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拜，说：‘我亦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我要拿去给娘看看，”瓦达曼说。他朝门口看去。我们可以听到说话声随着穿堂风飘了过来。还有卡什敲打木板的声音。“屋子里有人，”他说。

“就光是我们家的人，”我说。“他们见到鱼也会高兴的。”

他不说话，光是瞧着门口。接着他又低下头去看躺在尘土里的鱼。他用脚把它翻过来，用脚趾去戳鱼眼眶，想把眼珠子抠出来。安斯在对着田野远处傻看。瓦达曼看看安斯的脸，又看看门。他转过身，朝屋子拐角走去，这时安斯头没有扭叫住了他。

“你去把鱼洗干净，”安斯说。

瓦达曼停住了步子。“干吗不让杜威·德尔去洗？”他说。

“你去把鱼洗了，”安斯说。

“唉，爹，”瓦达曼说。

“你去洗，”安斯说。他连头都没有扭。瓦达曼走回来提起了鱼。鱼从他手里滑出来，溅了他一身湿泥，啪哒一声掉到地上，又沾了一身土，它张大嘴鼓起了眼珠，往泥土里躲，好像它对自己快死了感到惭愧，急于要重新躲藏起来似的。瓦达曼对鱼咒骂了一声。他骂得蛮像个大男人，叉开了腿跨在鱼的上方，安斯仍然没有把头扭过来。瓦达曼重新把鱼提起来。他绕到屋子那头去，像抱着一堆劈柴那样用双手捧着鱼，鱼头鱼尾都伸出在外面。鱼几乎像他人一样大。

安斯的手腕远远地伸出在两只袖子的外面。我这辈子从未见到他穿过一件合身的衬衫，看起来都像是朱厄尔穿旧了给他的。当然，那不是朱厄尔的。朱厄尔细高挑儿，高得有点伛偻，胳膊倒是很长。唯一不同的是安斯身上没有汗渍。你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些衬衫不是别人的只能是安斯的。他在朝田野远处望去，两只眼睛毫无神采，好像安在脸上的是燃尽的灰渣。

阴影伸展到台阶上了，他说：“五点了。”

我刚站起身，科拉也正好从门口走出来，说时间差不多，该走了。安斯伸出脚去穿鞋。“行了，本德仑先生，”科拉说，“你不用起来了。”他穿上鞋子，往里顿了顿脚，就跟他干任何事情一样，好像总是希望自己做不成，最好是别使劲再继续做了。我们走进门厅时可以听见那两只鞋子在地板上发出囊囊的声音，仿佛是铁铸的。他来到她所在的房间的门口，眨巴着眼，茫茫然地朝前看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好像他希望看到她没准起来了，坐在一把椅子上，或者是正在扫地，他朝门里望进去时带着一种吃惊的神情，好像是发现她居然和平时一样，还躺在床上，而杜威·德尔也仍然在用扇子替她扇凉。他站在那里，像是再也不想动了，再也不想做什么事了。

“嗯，我想我们该走了，”科拉说。“我还得喂鸡呢。”看来天又快要下雨了。像那样的云是不会骗人的，地里的棉花让人提心吊胆，好像每一天都是上帝恩赐似的。不过对他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卡什仍然在修整那些木板。“倘若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忙……”科拉说。

“安斯会告诉我们的，”我说。

安斯没有看我们。他朝四面张望，眨巴着眼睛，有点吃惊的样子，似乎他老是吃惊，都有点麻木了，因此又为这一点而吃惊了。要是卡什给我盖谷仓时有那么尽心就好了。

“我跟安斯说了，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说。“我真希望这样。”

“她主意已经定了，”他说。“我想她是非走不可的了。”

“每一个人迟早都要走这一步的，”科拉说。“让主安慰你吧。”

“至于玉米的事，”我说。我又一次告诉他，艾迪病了，家里乱糟糟的，要是他人手紧，我会帮忙的。就跟许多乡亲一样，我帮忙帮到今天，再想不帮也不行了。

“我本来想今天干的，”他说。“可是我做什么事都像是安不下心来。”

“没准她可以拖到你把中耕忙完呢，”我说。

“看主的旨意吧，”他说。

“让他来安慰你吧，”科拉说。

要是卡什给我盖谷仓时有那么尽心就好了。我们走过时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看来这个星期没法上你那儿去了，”他说。

“不着急，”我说。“等你有空了再说。”

我们上了大车。科拉把蛋糕盒放在膝盖上。天准会下雨，肯定会。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科拉说。“真不知道他会怎样。”

“可怜的安斯，”我说。“她督促他干活都超过三十年了。我想她也累了。”

“我原以为她会在后面再督促个三十年的呢，”凯特说。“也许没有了她，摘棉花以前他就会另找一个的。”

“我想卡什和达尔现在可以结婚了，”尤拉说。

“那个可怜的孩子，”科拉说。“那个可怜的小淘气包。”

“朱厄尔怎么样？”凯特说。

“他也可以结婚了，”尤拉说。

“嗯，”凯特说。“我想他也是要结婚的。我琢磨他要的。我估计这一带不止一个姑娘不愿看见朱厄尔被拴住。其实，她们的操心都是多余的。”

“你胡说什么呀，凯特！”科拉说。大车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那个可怜的小淘气包。”

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雨。这是准保没错的。天气太干燥了，大车都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即使是一辆伯赛尔打的大车。不过天一变就会好的。肯定会好的。

“她既然说了就应该把那些蛋糕买走，”凯特说。